

主
编◎雪
弟

木棉花开

惠州小小说学会作品精选



作家出版社

木棉花开

惠州小小说学会作品精选

主编：雪 弟

二〇一〇年八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木棉花开/雪弟 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7

(当代作家文库)

ISBN 978-7-5063-5246-8

I.木… II.雪…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0567 号

木棉花开

作 者 雪弟

责任编辑 张洪波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农展馆里 10 号 邮编: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n.com>

印 刷 惠州日报印务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字 数 215 千字

印 张 14

印 数 0001-1000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3-5246-8

定 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申 平

你轻轻地翻开这本书，会听见木棉花开放的声音。

木棉花，岭南群芳的代表。每年三四月份，沉默了一秋一冬的木棉树上便会挂满花蕾，紧接着就开始迎风怒放了。木棉花的花朵是那样硕大，颜色是那样艳红，一朵又一朵地挨在一起，远远一望，恰如一团团火焰在燃烧。南国因为有了木棉，春天就格外热烈，甚至连空气都变得香醇。每年的这个时节，便是我心情最快乐的时候，我经常跑到木棉树下，如痴如醉看花赏花，还常常把掉落地上的花朵收拾回家。

前些日子，当我们决定要编一本惠州市小小说学会会员作品精选的时候，特别是当雪弟老师把编好的文稿发到我的邮箱里来的时候，我忽然就有了欣赏木棉花的感觉和心情，于是我建议本书的书名就叫《木棉花开》，他也欣然同意了。

这本书，可以说是惠州市小小说学会会员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限于篇幅，每位会员入选的作品虽然不多，但都是他们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大都发表于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入选多种权威选刊、选本，获得过多种奖项。窥一斑而知全豹，你读完这些作品，就会了解惠州市小小说学会会员目前所达到的创作高度了。



3年前的一个美好日子，惠州市小小说学会在慈云图书馆宣告成立。有关领导在寄予厚望的同时，也在担心这棵幼苗能否形成气候，会不会中途夭折。1000多个日日夜夜一晃而过，现在回头看看我们走过的路，我们可以骄傲地告慰社会各界：惠州小小说的天空已经星光乍现，渐成气候。我们的会员已达百人，会员发表作品数千篇，出版小小说作品集十几部，获大奖数十项，每年都有作品入选各种选集、选刊。真个是嘉木成荫，人才济济，硕果累累。惠州文坛因为有了小小说，于是就显得更加热闹。

岭南木棉年年红。木棉花在开放过后，便会抽枝吐叶，蓄势再发。我们的文学创作也应如此，在总结了成绩、展示了成果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便是重新积累，准备再攀高峰。因为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更伟大的目标还在前头。

待到春和景明日，木棉花开万山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小小说这朵木棉花，一定会在惠州、在岭南开放得更加热烈。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惠州市作协副主席、小小说学会会长）



目 录

申 平

- 记忆力 001
头 羊 003
红鬃马 005

牧 毫

- 雨中的祖父 007
祖母的月光 010
千年的空白 012

肖建国

- 两只蝴蝶 014
王调研 016
合生大桥 019

海 华

- 买纽扣 022
起 名 024
最佳人选 026

莫树材

- 1968 年的茅台酒 028
老废和他的高尔夫 030
红马甲黑马甲 033

夏 阳

- 寻找花木兰 035
蚂蚁，蚂蚁 037
翠花，上酸菜 039

阿 社

- 道歉时代 043
包装时代 045
剩女时代 048

陈凤群

- 找个地方完婚 051
策划星空 053
我来检查爱情 055

陈树龙

- 藏 058
喝 茶 060
我老婆的项链给抢了 061

米 丽

- 旗 袍 064
落雨大 066
口 味 067



陈树茂

- 一只食素的狼 070
- 选美男 072
- 专 家 074

浏 沅

- 天 机 076
- 理 想 078
- 家 园 080

彤 子

- 高不过一棵庄稼 082
- 白底蓝花的旗袍 084

闫玲月

- 第三只眼 087
- 矮子堡的男人们 089

李华生

- 酒鬼戒色 091
- 明星的“慈悲” 092

苏三皮

- 月光下的阿姆 094
- 没有人能随便牵走一头牛 ... 096

吴小军

- 猫 眼 098
- 狗儿爷 100

黄建平

- 暗影浮动 103
- 溅碎的泪珠 104

林丽华

- 大学生祝冬施 107
- 魂归何处 109

李佑伦

- 我长大了当警察 111

- 到底在哪里 113

张恒青

- 本命年 116
- 大槐树下 118

雪 弟

- 爱上一个崇尚独身的女孩 ... 120
- 绒 线 122

徐 威

- 我是一只猫 124
- 绝 招 126

王 敏

- 命中注定 129
- 较 量 131

王伟民

- 花 期 133
- 酒 宴 135

李罗斌

- 守林人 137
- 大山里的信使 138

郑燕涛

- 嫁给父亲 141
- 抢 劫 143

李小惠

- 树上的孩子 146
- 争 147

邓仕勇

- 日上柳梢头 149
- 孝 心 151

舒伟平

- 那山·那路·那人 153
- 那一本书 155



肖 树		刘庆华	
一双胶水鞋	158	打 假	190
省	159	木子红	
李瑞娟		半碗面	192
看门的和扫地的	162	云 莎	
哑 妹	164	血滴沙漠	195
张俏明		彭琼香	
一颗灰黑色的纽扣	167	找个地方解决	197
冰儿的围巾	169	胡 玲	
庄秀丽		手 足	199
等 待	172	谢栋宇	
荣辱瞬间知	173	信归原主	201
林红英		李水仁	
老张佚事	177	男人五十“一枝花”	203
邵君礼		徐应华	
没有说出口的话	179	黑白传说	205
陈文端		赖展宽	
野猫之死	182	军枪闪亮	207
喻 成		东江之子	
关 系	184	江 边	210
陈海红		陈丽莉	
老 猫	187	冬青树	212



申 平

记忆力

这群老人家都已年过六旬了，这日却突发奇想，要搞小学毕业 50 周年同学会。

50 年，整整半个世纪。岁月的风霜早已染白了他们的头发，揉皱了他们的面庞，如今他们再见面，彼此还能认得出来吗？

发起者却说：这次聚会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我们就是要考验一下每个人的记忆力。看他（她）是否把珍贵的少年友谊埋藏心底。

于是就打电话，就发通知，足足折腾了半个月，还真的把人给弄齐了。全班除 4 人提前去另一个世界聚会以外，其余 41 人都答应一定来，一定来。

聚会选在一家酒店的一楼，门口挂了标语和彩球，显得非常隆重。来得最早的当然是几个发起者。他们发现，这家酒店的服务真不错：门外有侍应生开门；一进大厅，服务员又把热毛巾递了过来；还有一个提着篮子的小老头，给每个人都发一包纸巾。显然，这是为他们流泪准备的。发起者连连赞叹：好，真是想得太周到了。

一会儿，同学们陆续来了。每一个人的到来，都会引发一阵激动。大家先是静静审视来人，然后突然有个人叫出了对方的名字，于是就是一阵欢呼，就是一阵热烈拥抱。也有一些人无论如何认不出来了，岁月把他们蹂躏得太厉害了。但当他自己一报家门，大家马上又把他想起来了。这种激动就更热烈，因为其中还包含着惊喜。

想想吧，50 年一聚，这容易吗！人生会有第二个 50 年吗！昔日的少



年，今天的老人，你拉着我的手，我搂着你的腰，说啊、笑啊、哭啊……，那场面真的是太感人了。

那位小老头发给大家的纸巾真的派上了用场，而且有人发现，这个小老头竟然也被他们感动得热泪纵横。他也亲自使用了篮子里的纸巾。

激动过后，发起者开始清点人数，发现已经来了40人，就差一个人没有来了。大家都在询问：他是谁呢？那个提着篮子的小老头此时突然放下了篮子，他走上前来：是我啊，我是第一个来的呀，可是你们谁都没有把我认出来啊！

唰地一下，众人齐齐把惊讶的目光向他射去：你？你是谁啊，有没有搞错啊！

小老头在40双眼睛的审视下有点发窘，他急忙挺了挺腰，大声地说：我是陈大福啊，你们再看看、想想！

发起者赶紧去查名单，果然有陈大福这个名字，可是……，40双眼睛又从头到脚把他审查了半天，结果仍然找不到半点“同学”的影子。

有个发起者忍不住说：你不是酒店……干这个的吗？他指了指他的篮子，接着他又说：你别开玩笑，我们可是同学聚会……

小老头就显得有点着急：我知道是同学聚会，这种事情谁会冒充啊。我明明就是陈大福嘛，你们睁大眼睛好好认认嘛！小老头随后有点委屈地嘟哝道：这纸巾是我自己给大家买的，酒店还管你这个！

于是40双眼睛再次聚光，恨不能看穿了他的骨头。可结果还是失望地摇头。

小老头这回可真有点急了，他急扯白脸地说：你们的记忆力……怎么这么糟呢，你们仔细回忆一下，那时咱班每天是谁最早来搞卫生的？

众人一齐做冥思苦想状。

小老头说：你们再想想，学校开运动会，是谁给你们看衣服，是谁给你们打开水，班里组织劳动，又是谁干得最卖力气……

众人仍在冥思苦想，仍然半信半疑。

小老头又说：你们再回忆一下，班里的垃圾每天都是谁抢着倒的？

突然有一个女同学尖叫了起来：哎呀，我想起来了，他的确是陈大福，他是我们的同学啊！

众人就一齐把目光投向女同学，显然希望她拿出证据来。



女同学就有点兴奋，她说：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他偷了学校附近农民的地瓜，让人家抓住，押到学校门口来示众……

噢——！众人齐发一声喊，他们的记忆闸门一瞬间呼啦啦全部打开，现在再看陈大福，怎么看怎么都像他们的同学了。

但是此时的陈大福却没有半点兴奋，他反而像中了枪一样痉挛了一下，他张大嘴巴，面部扭曲，用颤抖的声音说：天哪，你们还记着这件事啊！我做了那么多好事，就是想让你们忘了这件事，可是你们太太……太伤人了！

陈大福慢慢转过身去，提起他的篮子，摇晃着向门外走去，任凭后面喊破了嗓子，他也一直没有回头。

头 羊

那只威风凛凛的头羊一直活在我的记忆中，它的名字叫和平。

和平来自新疆，是一头纯种细毛种公羊。生产队花高价把它买来，为的是让它对落后的本地羊种群进行改造。

和平身架高大，浑身的毛长长的象披着盔甲，特别是它那一对羊角，更是出奇地漂亮。它的两角先向后弯，然后绕一个圈，再从两耳旁向前伸出来，而且两角上还布满奇异的花纹；它的力气出奇地大，队长往回赶它时它不肯走，队长抓住它的角使劲拉它，它四蹄撑地，任队长使出吃奶的劲儿它也纹丝不动。队长最后只好智取，用一把青草把它引了回来。

和平一来，本地种公羊立即黯然失色。尽管瘸羊倌为它创造机会，让它跟和平一比高下，但那家伙一见和平掉头就跑，从此甘心情愿让出头羊的宝座。再过不久，为保证“改造”的顺利进行，队里便忍痛割爱把它杀掉了。

瘸羊倌哭了一场，他和那头羊感情深哩，说它懂人人言人语哩，这些年风里雨里跟他不容易哩。我发现瘸羊倌从此便恨上了和平。

但是和平浑然不觉。它很快进入了角色。作为头羊，和平忠于职守。每天羊群出场，它总是精神抖擞走在前面；当羊群和别的羊群相会，其他



羊群的头羊有挑衅行为时，和平总是奋勇当先，将其击败；做为众多母羊的丈夫，和平工作十分买力。春天是羊群发情的季节，和平每天都坚持和十来只母羊交配，从不偷懒，待它把母羊们全部耕种一遍，自己已是瘦骨嶙峋了。

可是瘸羊倌仍不喜欢它，动不动便找岔子揍它。尤其当冬天来临，一只只毛发卷曲的第一代改良羊羔出生以后，瘸羊倌的火气更大了。

瘸羊倌放了一辈子本地羊，他看本地羊看惯了，怎么看那细毛羊也不顺眼，他说：妈拉个巴子的这是羊吗？这是外国串，二毛子！瘸羊倌仍然不时念叨被杀的那只头羊。

那天和平和一条骚扰羊群的狗干仗，勇猛无比的它竟将狗撞翻在地，夹着尾巴逃跑了。这本应是受到嘉奖的事，但是瘸羊倌却骂它：妈拉个巴子的光显你能！过去赏了它两脚。

谁也没有想到和平会反抗。它突然后退几步，又猛地向前一冲，竟将瘸羊倌撞了个四脚朝天。瘸羊倌大骂着爬起来，去拿他的鞭子，不料和平又从后面把他撞了个前趴虎，吓得瘸羊倌钻进羊圈里不敢出来。

从此和平有了撞人的毛病。有人从羊群旁经过，只要它看着不顺眼，它就毫不客气地撞过去。一时间，村人见了和平都很害怕。

瘸羊倌就乘机说：看看，这哪里是羊，这比狼还狠哩！

骂是骂，他再不敢轻易惹它。

但和平毕竟是一只羊，它到最后还是被瘸羊倌算计了。那些日子天旱，羊群每天要去井上饮水。井台上有个石槽，是专门饮牲口用的。瘸羊倌让我打水往槽里倒，他则站在石槽旁，用羊叉打那些抢水拥挤的羊。和平大约看他老打羊，生气了。忽然一头撞过来，将瘸羊倌从石槽这边撞到了那边，哎呦着半天没爬起来，但是奇怪的是这回他没有报复。

第二天，瘸羊倌照例站在石槽旁打羊，边打边瞄着和平。这回和平气更大了，它往后退、退，退出好远才旋风一般冲过来，眼看就要撞上的当儿，却见瘸羊倌嗖地向旁边一闪……

和平就这样死了。它的头颅在石槽上开出了鲜花，两只漂亮的犄角也折断了。这份宝贵的集体财产夭折了，瘸羊倌却振振有辞，队里也对他无可奈何。和平死了还背着罪名。

我至今仍然怀念和平。



红鬃马

一连几日，红鬃儿马子（公马）老不按时回来，回来时全身便如水里捞出来的。

那天，红鬃儿马子索性一夜未归，主人一早骑马去找，却见它正站在一座山头上，冲着东方红日嘶鸣，那剪影极为精彩。主人策马驰去，看见儿马子又是全身湿透。疑疑惑惑把它赶回马群，套住它用马鞭子揍了它一顿，可是这天晚上，儿马子挣断缰绳又跑了。主人不得不留心到底怎么回事。

太阳偏西，红鬃儿马子独自离开马群朝着草滩那边的山上跑去。夕阳射在它的身上，它的身子如锦缎一样闪闪发光；夕阳也照着它的红鬃，那顺着脖子拖下来的长长的鬃毛一跳一跳，正如火焰在燃烧。

主人骑着马，远远跟在后面。他的头颅刚跃出山岗，立刻使劲勒住马，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两只狼！

这是两只狡猾的狼。它们一前一后把红鬃儿马子夹在中间，转着圈子寻找攻击机会。儿马子却毫无惧色。它那长长的鬃毛现在竖起来了，在脖子上轻轻晃动，正象一面战旗在飘扬。它谨慎小心地踏着步子，移动着身子，不断破坏着狼的进攻角度。

半空里黑影一闪，一条狼斜刺里闪电般向儿马子的脖子扑去。另一条紧跟着跃起，冲向儿马子腹部，危险！儿马子不慌不忙，身子微微一侧，长鬃啪地一下，宛如一条巨鞭，把第一只狼抽得在地上连翻了几个跟头，紧跟着后蹄腾空，把第二只狼踢出数丈。两只狼沮丧地爬起来，又开始组织进攻。主人勒马回逃。只在心里祝愿儿马子可别打败了。

儿马子平安地回来了，它如凯旋的将军，跑进马群里左冲右撞，和母马亲热地嬉戏，象在夸耀自己保卫马群的赫赫战功。

主人却又把它套住，又用马鞭子揍了它一顿，边打边骂：“逞能的东西，找死的东西！”打完了，又喂了它点料。

这一天，儿马子被拴在圈里，不许出场。天傍黑，远处传来狼嗥，儿



马子暴躁不安，它吼、它踢马槽，简直疯了一样，在屋里喝酒的主人气冲冲出来，拿鞭要打，儿马子前趴后踢，根本不让近前，主人只好隔着马槽揍了它两鞭子，想不到儿马子长鬃一竖，身子一侧，“啪”地一下，把主人抽了个跟头。

啊，马鬃！全是这鬃把你烧的！主人恼羞成怒地从地上爬起来，跑回屋，拿出一把锋利的剪刀，跑到马槽上去，“咔嚓咔嚓”，马鬃纷纷落地。他得意地骂：“看你他妈再去惹事！”

这一夜，主人不断听到狼嚎和马嘶声。但他不敢出来，他相信儿马子没了鬃也不敢出去。天亮了，主人出去一看，惊呆了：槽头只剩下半截咬断的缰绳。

主人骑马去找，他走过山头，希望再看到儿马子对着红日嘶鸣；他走过山岗，希望再看到儿马子和野狼搏斗，然而他只在草地上发现了血迹……主人对着草原呼喊，草原沉默，冷冷地把他的声音抛掷回来。主人不由浑身发抖。

远处，传来得意的狼嚎。

作者简介：

申平，内蒙古赤峰人，现居惠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惠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惠州市小小说学会会长，一级作家。迄今已发表作品 200 多万字，获小小说“金麻雀奖”等多项大奖。



牧 毫

雨中的祖父

祖父那天正在地里锄草，新打的锄头在祖父粗壮的手里灵巧地翻动着。祖父干得兴起，索性脱去了外衣，随手丢在田边的老槐树下。这时，他忽然听到一声布谷鸟的叫声，他抬起头来，引颈四望，却看见远处一个女子袅袅婷婷地慢慢飘过来。祖父正年轻，他看着看着，不觉就看痴了。就在这时候，一阵细雨就飘下来了。

那时正是三月。三月江南，莺飞草长，桃红柳绿。田野上开满了各种各样不知名的小花，空气中挤满了泥土的芳香，隐隐约约的各色虫儿鸟儿也在轻轻地吟唱，这时，忽然下了一阵江南常见的绵绵细雨，正是一幅典型的杏花春雨江南图。

六十年后当我又一次走在故乡的田间小道上时，也是在三月的一个细雨天气。我竭力想寻找当年深深吸引了我祖父的那幅图画，但我一无所获。祖父的准孙媳妇——我的未婚妻一直在抱怨路上泥泞太多，她的高跟鞋只习惯敲打城里的水泥路面。直到走到那棵老槐树下，坐在不知几百年前就放在那、风雨岁月侵蚀光滑的石凳上时，她才稍微歇息一下。

她问：“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正在看着那棵老槐树，没有回答。这棵老槐树在我的故事中很重要，准确地说，这棵老槐树在我祖父的故事中很重要。这棵老槐树为我祖父遮挡了许多年的风风雨雨。

一个农夫在江南的三月小雨中看见一个女子渐渐的远去。我不知道这



算不算一个故事。我已经永远不可能确切知道在六十年前的那天上午，祖父看见了什么。所以我不能回答未婚妻的问题。就象一个外国哲学家说的“人不可能再次经过同一条河流”，我不可能走进六十年前的那幅图画；又象一个中国哲学家说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所以我也说不清楚祖父当时的感受。做为一篇小说，我只能忠实地叙述我自己的感受。

“说呀。”未婚妻撒着娇。她是个典型的漂漂妹妹，她知道这一招很有效。我在漂亮妹妹笑容里从来是没有免疫力的。

故事接下来的情节其实很简单。那个女子在三月的江南春雨中渐渐地湮没在田间的小路上，走往一个名字叫周庄的小村。这幅画面在祖父的眼睛里成为了永远的定格。祖父就这样站在雨中间，任雨浸透了他的头发。

三月的江南应该还是很冷的。年轻的祖父当天晚上就生病了。病好以后的祖父变的沉默寡言。那时还没有那个日后被我们称做祖母的女人。他就经常站在那棵老槐树下，往远处眺望。这一站就站了几十年，也站成了村人谈笑的经典。

没有人知道祖父在干什么，没有人知道他望的是什麼，他也从来不说。我想：可能只有我知道，祖父望的方向应该是周庄吧？因为我的身体里流着的是祖父的鲜血。我想：他应该在周庄转了无数个圈以后，选择了在树下的坚守。而我对于周庄也很熟悉，因为我祖父日后娶的那个女人我的祖母也是周庄人。我想这这也是一个巧合。这丝毫也说明不了什麼。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把祖父在树下守候的身影刻成了一尊雕塑。这幅景像想必给我的父亲带来过许多的嘲笑和困惑，在祖父去世很长时间的今天，他依然不愿意谈起这件事情。他很早就离开家乡，到城市去过上了他的幸福生活。而当我把我祖父的故事告诉我的未婚妻的时候，却引起了她的强烈好奇。虽然我深深知道：这，决不是一个浪漫的传奇故事。

我和未婚妻走在家乡的田间小路上的时候，也是三月的这样一个雨天。这在前面我已经写到了。我们是给我的祖母过八十岁的生日的。村人见到我的未婚妻都吃了一惊，说活脱脱是祖母年轻时候的影子。我不记得祖母年轻时候的样子，我也无法分辨出一张青春灿烂的脸和一张饱经风霜布满皱纹的脸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好在她们很投缘，这多少让我很放心。

在我们家，关于祖父的传说不是什麼秘密，祖母也从来无忌讳这一点。春天的夜晚，外面的雨声格外清晰，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祖母轻轻



把我的未婚妻揽在怀里，手拍着她的背。我未婚妻忽然问：“奶奶，您幸福吗？”

祖母手一直不停，她笑着：“我有六个孩子。他们都长大成人了。我有什么不高兴的？”

“哦。”未婚妻漂亮的眼睛睁的好大。

那天晚上，我和未婚妻有了一次很激烈的争吵。她是我在网上网来的一个超级小网虫。关于我们的故事很复杂很曲折也很浪漫，很能博得大家感动的眼泪和心领神会的微笑，今天我们能够走到一起确实很不容易。这些我会在以后的小说里详细的叙述。那天晚上争吵的结果是第二天我决定把她送走。

就这样我站在村头的老槐树下，就在老祖父站了几十年的位置上，看着穿红色风衣的女人越走越远，槐树枝头，绿叶新发，田野上一片葱笼，江南春雨，如烟似雾，恍惚中我回到了六十年前，祖父在田头看到的情景，恍惚中，我也听到了那声布谷鸟的叫声。

这是一幅多美的水墨江南！那个撑着油纸伞的女子，走过了开满紫色丁香的小巷，走进江南的烟雨中。她一步一个风景，渐去渐远，渐去渐淡……

一阵风带着几许细雨，轻轻掠过我的脸。我猛然惊醒。我大叫一声，冲进雨中，冲向我的未婚妻。

她回过头来，正象前辈诗人写的“最是那一回头的温柔”。她满脸惊慌——“干什么？”

我一把抱住她，我的嘴唇重重地印上她的。她楞了一下，也热烈的反应着。一时间，没有了天，没有了地，没有了春雨，没有了江南。其实我早已知道：没有了我们，哪里还有风景？

“你真坏。”她脸红红的，正是我喜欢的样子。

我一笑：“我本来就是老实坏人。你又不是才知道。”

她严肃起来：“给我一个理由。”

我毫不犹豫，又一把抱住她：“我爱你。这够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永远，也不知道几十年的守候算不算永远，我只知道，这一刻就是永远。

我们又坐回到老槐树下，我们说了很多。当然我在这里不能把我们说